

我那天真無邪的奶奶

我有這麼一張照片，是站在三合院的一角拍上的。

年代久遠，雖然是彩色的，但光線色澤皆晦暗，後面屋舍儼然，唯一有亮度的是我一口笑開的白牙，及手指上一只鮮黃色的圓珠玩具戒指，再來就是站在我的後方，配角成主角似的，裸裎著上半身，穿著寬鬆藍底碎花褲的奶奶。奶奶用左手托著一口錫製臉盆，右手拿著毛巾指向我，眯著眼噙著嘴，似乎正說著什麼。那天是個陽光明媚的日子，有個父親的朋友正巧帶了照相機來訪，難得有照相的機會，母親興沖沖在鏡頭外將我打理妥當，我咧開嘴預習了一遍又一遍的燦爛笑容，一切就緒。冷不防地在後院梳洗完畢的奶奶，踩著三寸金蓮，一搖一擺，突然就走進鏡頭裡，對著前方的我說，要笑啊！鏡頭外的人們「啊」了一聲，照相機喀嚓一聲，不見情色卻滑稽有餘，奶奶垂掛雙乳露出兩點，就此入鏡。

這是我的奶奶。她在這個三合院裡，踩著民國後才被解放的已然扭曲的小腳，穿著永遠無法合腳的鞋子，搖搖擺擺的橫跨兩個世紀，外邊世界改了朝又換了代，戰爭狼煙烽火燃起又歇，經濟蕭條又復甦，嗶嗶叩電腦手機網路科技日新又月異，外面人間情事兀自走了一回又一回。全然和她不相干。



奶奶平常住在三合院正廳後的廂房。廂房幽暗靜謐，收拾整齊素雅。房裡的氣味，油膩濕暖中，總帶著些古老的平安吉祥。光線從牆壁高處磚頭鏤空的縫隙中，漫漶而下。有時是熹微的新色晨光，有時是逢年過節時神龕上暖亮的紅光。長方形的光線，老老陽光裡的塵埃飛舞，驚蟄芒種白露冬至，一束一束交織著，摻雜起落著，成爲一種和諧。

爺爺早於多年前離世，在這個半空巢的三合院中，奶奶是舞台的主角，所有人物的生活起居作息，大半以她爲中心。不過若以此認爲奶奶是個統領大宅門的精明老太太，那可就錯了。她的生活起居從不假手旁人，一點大房婆婆的氣勢威

嚴都沒有，她的興趣是掌管花園裡的花花草草。但紅瓦綠苔尋常人家屋簷下的叔伯兄弟妯娌，杯杯碗碗的勾心鬥角也總是有的，我的奶奶是三合院裡和氣的皇太后，表面上統領著二房三房及自己這一房龐大的子子孫孫，事實上她是不管事的，是老莊一派，無為而治的。各房屋裡的是是非非，到了奶奶跟前，無分輕重緩急，天大的事都成了掉光牙齒的她柔軟嘴唇中，緩緩吹出的一句輕暖的甜滋滋的像棉花糖般的話，「沒要緊啊！」青筋暴漲橫眉豎眼的男人，尖著嗓子歇斯底里的女人，總也像個消了氣的氣球，再計較下去就顯出自己氣狹量小。

在夏天，我的奶奶居家的穿著常是一件白色夏衫及寬鬆藍棉褲，或是上身裸裡只穿著寬鬆藍棉褲。幼時的我，早已見怪不怪。那個年代似乎上了年紀的鄉下老太太們都可以自動解放，在三合院裡自由裸裡來去，成爲一種非女體的角色。時興如此，不會有人以異樣的眼光看待。我甚至還可以比較起三合院裡的奶奶二嬸婆三嬸婆的胸前之物，如何各自風華各有千秋。無聊時還會幫奶奶翻開垂掛著的雙乳後面，還藏有幾顆紅痣，總逗得她呵呵笑個不停。蟬聲唧唧的午後，她會在後院黃槿樹下幫浦汲水，洗頭兼洗衣，頭髮是不用吹風機的，用毛巾擦擦抹抹，就著夏日午後的陽光，邊曝曬頭髮邊用木棍槌打衣服。等我爬上黃槿樹，摘下幾朵黃花玩耍時，她的頭髮已經半乾，滿頭銀白飛雪噴薄，陽光下閃動如瀑。

洗完頭後，梳頭洗腳可是件大事。只見她靈活麻利地兜攏頭髮，拿起髮油及篦子，又梳又拉又抹，沒幾下功夫，頂上光如鏡鑑，一個小巧的螺絲髻服貼在後腦，若是在冬天，額上還會再罩個黑色禦寒棉布罩。然後，奶奶會坐在屋裡陽光最燦亮的一隅，細細清洗修整她的腳趾頭。錫製臉盆裡水光灑灑，她眯著眼微笑著，像似某種莊嚴神聖的儀式般。這雙曾經纏綁的腳，雖經半途解放，但那未成形的金蓮，半大不小，再也回復不了正常的腳掌形狀。扭曲變形的腳指頭互相披掛纏繞一起，找不到一雙適合的鞋子收攏這變形的腳，腳掌、指頭關節處處有歲月敷上的厚繭。這是她的時代所給她的腳，她總能含笑接受這一腳虯曲厚實的人生。

梳洗完畢，整裝完畢，連腳指頭都修剪好了。只見她對著鏡子左瞧右睨，鏡

子裡有素樸無華的樣貌，嘴上有定定的微笑，尋常巷弄裡的靜好平和。

生命在恬淡自然的生活儀式中，又翻轉了一頁。

●

我在家族中輩份最低年齡最小，當我上高中時，我的奶奶已經是個八十八歲的老人了。偌大空盪的三合院，只剩我和許多中老年人們一起成長茁壯成衰老而寂寞的姿態。生性與世無爭的她，晚年生活的重心就是整理那一園子的花花草草，還有，繼續退化成了一個十足的小女孩，一個接近我年齡的天真小女孩。物種退化無可避免，但我的奶奶卻用另一種方式延續她的不老青春。

三合院位在稻田中央，像個遺世獨立的島嶼。每天我穿著藍衫黑褶裙上學放學行走其間，就成了頹朽的老屋裏每日每日織進的一抹豔色青春。通往島嶼的路，只有一條曲折幽僻的小徑。左轉右轉經過一排吐出長長花蕊的大紅扶桑，往竹林幽篁裡走去就是了。面前豁然開朗的是四十坪的曬穀場，一望無際的綠絲絨稻田，水光，微風，白鷺偶然飛落。曬穀場周圍就是奶奶的花園，她回復成少女的時空轉換地。她在花園裏汲取青春之泉，常自動地將時光轉回十年前或者更久，等我回來。通常我不知道她等了多久，因為時間感已有些錯亂的她，有時會以為我還是小學生般，中午下課就會回家。她在花叢中老遠看見了我，總像是小丸子遇見小玉般，歡愉地對我大喊「阿干仔！阿干仔！」，我的憂鬱高中女學生氣質，片刻被崩解。喊出的是我最不喜歡別人知道的乳名。衰老的聲線，溫柔又沙嘎，召喚我走入這個古墓派老人國度。

奶奶種的花，也是古墓一派，不是那麼時髦年輕的花。什麼是時髦年輕的花呢？這是我那自以為是的高中女生的想法，凡是鮮麗紮在花束裏的玫瑰花、香水百合、海芋一類，是年輕點高貴點的花，舉凡奶奶花園裏的花都是老人花，像桂花、茉莉、菊花、曇花，更遲暮更蒼老的感覺還有雞冠花、龍吐珠、繡球花。當她在花圃中叫我的時候，天真的神情，彷彿她要將腳邊花團錦簇的繡球花，從彩樓上拋下。當時我正準備考大學，覺得全世界都得站在我這一邊，無情又冷漠，

我無暇在這個老人國裏欣賞穿上清裝的花朵，追著白髮三千丈的蝴蝶。沒有欣喜沒有笑臉，考了一天的試，擠著公車回到家，回報給奶奶的是更駝的背更沉的肩膀。

花園裏新綠的灌木，含苞待放的朱槿，茉莉開了幾朵，或是蝸牛毛蟲來訪，總成了她每日必向我報告的新聞。像要博得我的歡心般，她也常將花園裏各色各樣花朵往我書桌上放，有時是一朵將開未開的含笑，有時是一捧清香淡雅的茉莉。下了課，她會從曬穀場上一路跟著我，臉上堆滿天真和喜悅，一路叨叨絮絮。進了客廳放下書包倒水喝，直到走進廁所，奶奶還在廁所外，繼續報告一日細瑣。很多時候我是不大理人的，不只是對奶奶，我用不耐煩抗議我一個人留在鄉下老人國，我想早日考上大學，然後像家族中所有年輕人一樣，只有假日才回家。有時，遇上功課不忙心情尚佳，我會敷衍著陪著她說個幾分鐘的話，那樣總鼓勵增強她，她喜出望外之餘，排山倒海而來的話語，讓我簡直無法脫身，心中直後悔自己的一時心軟。

奶奶也總喜歡待在我的房間，無論我睡覺或是讀書吃泡麵，她常常無聲地笑盈盈地出奇不意的出現在我面前，常讓我又驚又惱。她會靜靜地拿把椅子坐在書桌右側，兩手托著腮靠在我的書桌上頭，逗趣般看著我正在讀的英文課本，沒一會便要我朗誦英文給她聽。或是在房裏東摸摸西翻翻，鉛筆盒的文具一個個拿來細細審視，橡皮擦當小球般彈個幾下，紅筆畫上幾筆，螢光筆刷個幾排，興致一來還會畫起幾個大頭娃娃。或對著歷史課本的人物圖像端詳半天，告訴我岳飛文天祥面相如何好如何不好。甚至無聊透頂之餘，邀我下樓去她的花園看花。等我終於按捺不住，用有點不禮貌的腔調，冷冷的說：「阿嬤，我要讀冊了！」然後她就會笑咪咪的，滿足的搖擺著佝僂的嬌小身軀出去。雖然看的出我不想被打擾的樣子，一星期中奶奶還是會跑來個三四次，然後等我皺眉下逐客令。有時我不禁對父母親抱怨起來，可不可以請奶奶不要到我房間來。這常常引來父親一頓責備，母親則婉言規勸「恁阿嬤年歲老了，卡沒伴啦！你就加減陪一下！」不過，有的時候，夜裡我還在讀書，奶奶卻已一覺睡醒，跑進我的房間，什麼也不做的

坐在我的床上。我偶而回頭望一望，發現她又睡著了，坐著猛點頭打盹。夜深如墨，我的琅琅讀書聲伴著背後的打呼聲，不知是我陪奶奶還是奶奶陪我。

有天夜裡，奶奶又是神秘鬼祟的來到我房間。那是學校模擬考的第一天，我考得不好卻欲振乏力，在書桌前半夢半醒間，驀地聽見有人喊著我。猛然醒來，更闌人靜，屋頂上的野貓鬣張著毛髮雙眼發出綠光，喵鳴喵鳴叫個不停，奶奶笑眯了眼貼著我的臉悄聲喊著「阿干仔！阿干仔！」。我被嚇了一跳。奶奶拉起我的手，像要去郊遊般，走走，走走走，我們小手拉小手，我迷迷糊糊跟著奶奶走去她的花園。都說曇花一現，我卻托奶奶的福，真的看到這有月下美女之稱的曇花綻放。只見花苞慢慢翹起，絳紫色的外衣徐徐翻轉飛舞，一瓣又一瓣，花瓣層層疊疊顫動著，潔白如雪的大花朵，躍然在目。我彷彿可以聽見那花開的聲音，看見那瑩白在枝葉中閃爍流離，一不留神已是滿眼燦爛。那種美麗，凝住了許多繚雜紛亂的情緒。回頭一見奶奶，月夜下，她臉上的皺紋縱橫交錯，鑲著月光，每一條都是歲月款款的鐫刻，不是滄桑，不見老態，卻有種青春般的天真，那份安然和自在，是十八歲的我難以擁有的。

那月夜裡的撼動，那張天真無邪的笑容，我是怎麼也不能忘的。

●

奶奶一百歲的時候，消息從鎮公所傳了開來。長壽這件事，沸沸揚揚喧騰一時。奶奶三個兒子三個媳婦無不精心打扮，等待入鏡上報紙。眾人簇擁著百歲人瑞，我那天真無邪的奶奶。吃百歲的秘訣是什麼？女記者用著蹩腳的閩南語問著。女人們爭著幫忙回答「早睡早起啦！」「子孫孝順啦！」「住在三合院啦！」只見奶奶不疾不徐眯著百年的溫柔眼神環視眾人，「阿我攏喝糜配菜脯」又是一團悠悠吐出的棉花糖。長壽的秘訣是什麼？棉花糖平息了一陣眾聲喧嘩。那些她的華髮已生的兒子們、青壯年的孫子們、還有那些嬉戲追逐的玄孫們，這是她的枝葉，老幹新枝，鬱鬱蒼蒼。奶奶已經認不得我了，她的時光發條已定格在某個時空，我站在人群外，看著她在兒孫前對著大伯父的孫女，穿著藍衫黑褶裙的高中

女孩，喊著，阿干仔，阿干仔。細細的眼睛閃出亮光，臉上依舊是一派天真，嘴上有定定的微笑，尋常巷弄裡的靜好平和。

我想起美國作家史考特·費茲傑羅曾寫出了一篇返老還童的短篇小說，他的靈感來自馬克吐溫的一席話，如果我們能夠出生時八十歲，然後逐漸接近十八歲，人生一定更美好。就像奶奶這樣，她的心裡總住著一隻青春小鳥，軀體一天天老去，那隻青春小鳥卻從未老過，永遠知足翻飛。那麼，老有何懼？因此，當我們四十，五十，六十，或者更老一點，何需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去不感知天命或耳順？像奶奶這樣，永遠像個天真少女，外頭人情世故爾虞我詐紛爭擾攘，可以全然化成一口棉花糖，坐在柔軟香甜的人生裡，觀照玩味，笑看飛花穿袖。人生一定更美好。



直到我如願上了大學離了家，才開始想念起那個老人國，還有老人國裏八十八歲的小女孩。八十八歲的奶奶的確非常喜歡和十八歲的我在一起。而我卻渾然不知。現在想想，那真是一種年輕的無心和無知。許多個鄉愁的夜裡，我想起奶奶胸前點點紅痣，聽到那溫暖有精神的小丸子呼喚，聞到那茉莉的清香，還有那朵撩撥月光的曇花。然後，我才知道，我們所曾經一起共享過的青春。

奶奶壽終正寢，安樂走了多年後，我在台北鬧區熱絡的衣光鬢影中，看到了一個和她有著同樣打扮的老嫗。華髮如練，腦後小髻一絲不苟，身旁新潮衣著的型男靚女來往穿梭，庭廊投射燈流轉閃爍，老嫗慢條斯理，施施而行，一派從容自在，臉上一片如歌般喜樂。雜沓人潮中，我張望著驚喜著，在這樣的一個新的年代，我又重新溫習了這樣一個溫暖動人的身影。直到老嫗上了公車，消失在一陣氤氳中，我還想像著老嫗會喜孜孜回過頭來，喊起我，阿干仔，阿干仔。那獨特的溫柔又沙嘎的聲音，那房間裡慢悠悠流動的光線灰塵。我閉上眼，又睜開眼，想念起她來。捨不得她離開。